

# 蛇年大吉



## 生活随笔

### 蛇年说蛇

文/高雁萍

腾崇拜,像伏羲、女娲,都是人面蛇身。还有《白蛇传》,反映的也是蛇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。可是,因为蛇天生的长相,便使它成了阴险狠毒的代名词,就连一些和蛇有关的成语也让人联想到蛇的恶毒,像“牛鬼蛇神”“蛇蝎心肠”“佛口蛇心”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”等。不过,作为十二生肖之一,蛇还是被赋予了很多优点,比如睿智、机敏、谨慎。当然缺点也不少,比如懒惰、贪婪、傲慢。哎,世上属蛇之人千千万,难道我就是上面那种好赖各半的德行?

还想起一件事儿,也和蛇有关。十多年前,我爸给我和我妹在一家大酒店过生日,吃喝完去结账,老板娘一拉抽屉,里面竟然盘着一条蛇。那会儿我爸已经喝高了,问:“哪来的?”答:“养着卖,偷跑出来藏这儿了。”“那就杀了吧,咱们也尝尝蛇肉的味道!”

结果,又花了差不多一桌的饭钱买下那条蛇,随后就听见厨房里高压锅呲呲冒气的声音。片刻,蛇盘在汤盆儿里被端上桌。反正我没敢吃,别人也没敢吃。只有我妈龇牙咧嘴抿了口汤,说一股味精味儿。最后打包回家,放冰箱冻了几天,喂狗了。不过狗到底吃没吃,我没敢过去看。后来聊起这事儿,我爸还有一个劲儿后悔。

有观点认为,十二生肖的设置,最初是为了计时。古代的天文学家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,每个时辰都对应一种有特点的动物作为此一时辰的标志。用此种计时法纪年,便产生了十二生肖。每天的九点到十一点为巳时,蛇偏巧在这时候出来活动,因此称“巳蛇”。

我属蛇,虽不是特别优秀,但有两点可以肯定,一是为人绝不佛口蛇心,二是做事绝不虎头蛇尾,必要时还如蛇行般能屈能伸。不管做什么,我也绝不是十二月的蛇——打一下动一下。

几年前到敦伦苏木古城进行考察,忽然被一条擦脚而过的蛇吓得一声惨叫、弹跳而起。同行的老李笑着说,见者有份,福喜双至。大家都乐了。

今年是乙巳蛇年,也是属蛇之人的本命年。按民间的讲究,我也早早买好了红这红那,等到年三十儿一穿,寓意消灾获福、吉星高照、诸事顺意。不过这可不是迷信,国人眼里的红色,就是大吉大利,象征着好运势。

在民间,蛇是趋灾辟邪的五毒之一,每年端午节与蝎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一起出场。有些地方过年贴在窗户上的剪纸也有蛇,祈求一年四季平安顺遂、福气满满。在剪纸艺术中,蛇盘兔象征财富和吉祥,俗话说“蛇盘兔,必定富”“蛇盘兔,辈辈富”。

曾经看过一篇小文章,说一个女的非常怕蛇,但她爱人总以为她在装。结果有一天看电视,屏幕上突然窜出一条蛇,那女的受到惊吓,声嘶力竭大叫一声,怀里抱着的娃娃也扔了,她自己也晕过去了。至此,她爱人终于相信,这个世界上,怕蛇怕到连孩子都不顾的人真的存在。

我也怕蛇,怕到不可救药。更巧的是,我也是属蛇。与上面那位姐还是妹一样,顶怕看电视时,屏幕上忽然爬出一条蛇来。为什么?毫无思想准备啊!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姐腿上忽然起了几个蚕豆大的水泡,有人给个偏方,其中有一味药就是蛇蜕下的皮。看着我姐端个小铁碗用拇指和食指使劲搓蛇皮,我浑身不得劲儿,总感觉有条活蛇在我脊梁骨上爬来爬去,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层摞一层。真不知道我姐当年是咋吃下去那些东西的,反正只要想起她吃,我就不停地吐唾沫。哎,我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属相啊!

有时候人真的很怪,怕什么,却总能“火眼金睛”地看见什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单位组织我们上大青山公园游玩,水喝多了,几个人结伴到位于山坡上的旱厕方便。人家都没啥反应,可我刚蹲下,就觉得头上有东西在看我。下意识地用眼睛一找,不禁“妈呀”一声大叫,提溜起裤子就冲到了山坡下。原来厕所的原木门梁上,正有一条花粉花粉的大蛇吐着舌头盘来蠕去,似乎正要朝着我如离弦之箭、射将而来。

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,蛇是原始的图

## 往事情怀

### 最暖的新年记忆

文/田淑琛

对于孩子来说,过年的欢喜从腊月买新衣服就开始了。虽说一年里总会给孩子买一些应季的新衣,但岁末的这次购衣,因为年的关系还是会让孩子感到别样的趣味和喜悦。

17岁的儿子开始咀嚼时尚的味道,有自己心仪的店铺。所以今年的购衣,出门就直奔主题。店铺老板是一对老夫妻,一边帮着试儿子选好的衣服,一边不断地给一些超乎他们那个年龄段,挺标新立异的时尚建议。而在这样的氛围里,似乎不太需要我的想法。这让我感到一丝莫名的失落,不由地想起自己幼时,每年过年母亲给做新衣服的情境。

每个冬天农闲时,母亲都会钩花边来贴补家用。到了快过年的那几天,母亲抽空赶趟大集,扯来布料,开始给我们做新衣服。最喜欢母亲给我量衣时的感觉。她弯下腰,先量后面,呼吸的热气就盈到脖子里,转过来的时候,母亲特有的体香又罩在上面。并且,随着母亲的手在尺子上下移,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嘴角的上挑和眼角的下弯,现在想来,那是一个母亲看着成长中的孩子而流露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欣慰吧。所以,为了让母亲能多量一会儿,我时常故意扭动着做些捣乱的小动作。量好后,剪裁缝制,很快一套新衣服就做好了。守着新衣服,我就开始掰着指头盼年了。只是,因为母亲是村里为数不多会做衣服的人,所以邻里扯回布料通常会请母亲帮着做好。善良热心的母亲则一定会先替邻居们做好才做自家的。因此,有时候我的新衣服直到年三十那天还没做好,这让我抓心挠肝地急。这时给我做鞋子的外祖母会慢条斯理地劝:“娃,别急啊,明天一定能穿上新衣服。你娘小的时候,我都是年三十才能把你娘唯一一件棉衣拆洗了,放在锅里用草木灰起干,把贴近棉花磨得轻的那面翻过来,当棉衣的面,一宿的时间就缝起来。早上起来,你妈穿着新衣,也高兴得不得了。现在你可比你娘强多了,里外都是新的。别急,明早起来,你娘一定让你有新衣穿。”果然,大年初一的早上,当我被欢庆的鞭炮唤醒,张开眼的时候就看到枕边母亲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。欢呼雀跃的我,丝毫没有注意到母亲那双熬红的眼睛。

母亲的聪慧、爱和勤劳,在孩子们的情感记忆中,留下了历久弥新的爱和温暖。现在这个快餐式的生活模式下,譬如买衣服,前后不到半小时,儿子从里到外,从上到下都已经买好。这种形式上的快餐化、简单化,是否会让儿子这一代,觉得得来的一切都那么轻松,从而在情感的记忆里缺少最温暖、最具人情和亲情的那部分呢?回家的路上,把心里所想的说给儿子听。儿子先是讶然,他想不出用草木灰起过的棉袄怎么能穿。想象不出所有的人穿着一个款式没有个性的衣服是怎样的情景。但随之,他又突然认真起来。搂着我的肩说,“妈妈,只要有妈妈,生活再快餐化,情感也不会匮乏。我记得每次离家,包里你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;记得每次坏天气,你打来叮嘱我多穿衣的电话;记得每次回家,你都恨不得把自己变成神厨,给我做的那些饭菜……在简单化的氛围里,妈妈的爱从未简单过。所以,将来我的情感记忆,注定是丰盈的,温暖的。”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